

聞中少婦不知愁

被騙終朝鎖翠樓

忽見街頭慈母色恹教王八臥床頭

郭氏、現年二十四歲、
定婚未嫁、曾爲軍長、在
河南陣亡、郭氏推二女一
子、在開封度日、其母郭
氏、亦同居無聊、去秋

七月掛銀七百元、及
第三個舉人、投寄友人、
子郭家成、王有妻王蘇氏
、豪寓租界教厚里、因
見郭氏財物不少、起意謀

稱僕在寶興銀號中、旋
騙使郭母四路、下窩調
郭氏、強行成姦、並監視
郭氏、不准外出、又索其資
款、五千元全數被王取
去、每日令居樓上、不准
步自舍、八月間、郭母
津看女、郭正升樓面問
、同母至阻令莫人、母

過、并令即控警、當由警
民咸來、同歸法工部
局、轉地方法院檢察處、
認爲主、卿犯妨害自由
詐財之罪、判刑一歲、卿
由孔推事審判、王庭卿
堅不承認、并稱郭氏原是
野雞、與伊有隙云、法官
宜俟調查再行審理云云

以指事申駁、是以郭氏
之圖、達數萬餘言、上
則動搖、結局更難、觀
自勉呢、好小說、讀
之、自知非誇語、讀者
觀其前年部者、可想
其後、

（特上）
（將全書十八冊大洋一分訂）
總售處天津法租界新
市東二號路七十九號

大陸公司營業部

（西外埠函購寄費一色）
（購郵票代洋九折）
（廣告公司營業部）

專辦各種
收費最廉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報紙廣告
信用可靠

聞中少婦不知愁

被騙終朝鎖翠樓

忽見街頭慈母色恹教王八臥床頭

郭氏、現年二十四歲、
夫婿亡後、曾爲軍長、在
河南陣亡、郭氏推二女一
子、在開封度日、其母郭
氏、亦同居無聊、去秋

七月掛銀七百元、及
第三個舉人、投寄友人、
子郭家成、王有妻王蘇氏
、豪寓係租界敦厚里、因
見郭氏財物不少、起意謀

稱僕在寶興銀號中、旋
騙使郭母四路、下窩調
郭氏、強行成姦、並監視
郭氏、不准外出、又索其資
款、五千元全數被王取
去、每日令居樓上、不准
步自舍、八月間、郭母
津看女、郭正升樓詢問
、同母至阻令莫人、母

過、并令即控警、當由警
民咸來、同歸法工部
局、轉地方法院檢察處、
認爲主、卿犯妨害自由
詐財之罪、判刑一歲、卿
由孔推事審判、王庭卿
堅不承認、并稱郭氏原是
野雞、與伊有隙云、法官
宜俟調查再行審理云云

以指事申駁、是以郭氏
之圖、達數萬餘言、上
則動搖、結局更難、觀
自勉呢、好小說、讀
之、自知非誇語、讀者
觀其前年部者、可想
其後、

（特上）
（將全書十八冊大洋一分訂）
總售處天津法租界新
市東二號路七十九號

大陸公司營業部

（西外埠函購寄費一色）
（購郵票代洋九折）
（廣告公司營業部）

專辦各種
收費最廉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報紙廣告
信用可靠

本埠兩次事變交通
贈彩二千元各界惠
隔線是一月一日起
期俾資普及期滿草
院當來開彩歡迎參

阻礙本莊
廟多抱向
展期三星
於期星戲
觀

繼續贈彩

法租界
梨棧街

九綸綢緞莊

展期
開彩
聲明

准於國
曆十二月
二日在十
星戲院
開彩

冬季減價

時際冬令各界正添衣之候特
將各種綢緞衣料一列照原減
價格再度削短提倡推銷三早
期爲限購料滿二元者仍得贈
券一條此乃最後機會

瑞星照像館
最新式
日夜照相
地址：天津界市場旁

儲蓄會

八自辦之儲蓄機關

卓著 根基鞏固

優厚 手續簡便

法儲蓄會 會址法界馬路口

津總分會 電話三九二三

天津租界
物華樓
廣告
本店
遷於
法界
五號
常業
在
道和
國左
邊
店東
謝君
意
欲
將
店
讓
與
人
一
律
公
平
交
換
如
有
意
者
請
向
本
店
接
洽
此
告

門
與中人
集
何海鳴著

第十四回
非將軍計非驚
老學究治寒桃李
(一五)

也嚇得和羅秋夢一樣，只想掉轉身來，也躲到羅秋夢的懷裏，這二人一前一後，各扭着各的肩背，掙扎還沒開交，劉金標就到了炕前發話道：你們犯丁禁，一男一女素歷不明，湊在一處，又胆敢吸煙，這大數罪俱發，快起來罷，我還要問話呢，說過後，那二人還是在炕上扭做一團，沒有一個人肯坐起來，劉金標就發怒道：呸，那個小子裝的什麼腔，快值價些，與我爬起來，怎奈羅秋夢仍是不動，又抖戰得似發三陰瘧疾一樣，委實是動不了，劉金標再不能待，奔上

止會
湖海平生
章
章
章

第一章 一個時代裏的小學生 (一〇七)

也有法子，或是到下半夜才回去，或是由我簡直的替你說個大話，說我有親戚住在這裏，留我們吃了頓晚飯，不覺把酒喝得多了，都有些醉醺醺的，他便不讓我們走，堅要留我們睡在他家，我又想著夜色很黑，喝醉了的人，在河岸邊走路，並搭小划船，是極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闖禍，我一個緊緊，小少爺身體是何等的寶貴，教我却担代不所以我硬硬作主，聽從我親戚的說法，留著少那裏一同過夜，照這樣的說法，他們還有不相信的，勞生聽水手說得這般容易，似乎在這兒多盤桓一夜，也未嘗不可，照理上說，有這樣一個妙女郎陪着多談一夜天，自是好玩耍子，未見得肯捨棄，但除了清談以外，勞生本人敢問兩聲，決沒有其他的雜念，更絕對想不起一對青年男女同處在一間屋子裏，甚或在一張床上，會有什麼奇怪的舉動，再者將那寶貴的煙也妓女打比，縱他已懂得些人事，這妓女賣性的行為，以及男女間肉體的接近，然一顆赤熱的心，那肯就這樣侮辱他眼前這一尊高上無比的神靈。

武俠
山東綠林豪俠傳
老
老
老

第五回 白虎庵降香惡徒逞強 白虎庵降香惡徒逞強 (一〇七)

叫給他預備晚飯，他往北院上房內，倒頭便睡，一覺醒來，天已到了掌燈時，秋香打來臉水，沖上茶，聊微一候，晚飯也端上來，潘美玉說說笑笑，把飯吃完，又和兩個使女說故事，茶也喝足了，便道：你倆休思去罷，俺還往北院客廳去睡，秋香送他出了屏門，把門關好，潘美玉一人來到北客廳，在燈光下打開自己寄存的衣包，取出身銀灰的夜行衣，巧妝打扮，從牆上摘下一把單刀，斜插在背後，聽了聽街上已打過二更，一躍上房，四望夜色沉沉，登身跳牆外，施展夜行術直奔白虎庵而來，脫眼之間，已到了白虎庵墻下，先從白天探好的道路那牆上，一株楊樹，爬上先去探頭試試廟裏靜靜，不看猶可，一看有一嚇驚人的盆事，發現眼前，要知是何盆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淫賊採花案破 華雄赴宴太白樓丟失寶刀

話說採花淫賊美玉看中丁白虎庵青年女道姑，黑夜尋香，來到白虎庵墻外，望上柳樹枝，用右手攀着柳枝，施了個夜叉探海式，探身往廟裏一瞧，覺着眼前一黑，明光顯眼，有一種驚人的盆事，看見白衣菩薩大殿上，明燈萬盞，殿中懸着一盞大琉璃燈，彷彿八月十五的月亮一般，照滿大殿，燈下擺着大圓桌面，鋪着五彩桌氈。

社會
長篇

東風夜潮

(三)

陳慎言

第二回 淡月庭中自憐孤影瘦 文陽塔下初試口脂香

走回房內、暗付益君對於此事、還有什麼遲疑、她一個人在旅館、無論如何、總不如寄住人家安當、她若是不願、大概是嫌這行動不自由、我明天一早、須去勸告她、子英這人、總算極其熱心了、王政為了這事、一夜翻來覆去、代益君想了又想、總是勸她搬到子英家裏安當、第二早只有七點鐘左右、王政就趕到中西旅館、益君還未起床、房門尚緊閉着、王政又覺如此清早、來找女朋友、未免冒昧、但既來了、不願再行回去、在房門外等了好一會、益君在裏面開了門、自己又縮到牀上、喊道、請進來吧、王政把門一推、走進去一看、益君把棉被團團半身、腰間墊着白布軟枕、半躺着、一手托着香腮、凝眸向王政問道、你這麼就來、有什麼事情、王政給益君一種媚力吸住、幾乎說不出話來、益君一問他他才應道、我清早來、是勸你搬到我家裏去、益君見王政慌張失神的樣子、不禁笑道、你叫我搬到那裏、搬到長辛店呀、王政給益君吸了一口、覺着自己的笑、又說錯了、忙道、我請你搬到張先生家裏去、我想你搬到那邊、對於你的經濟上、時間上、一切都比在這裏便利、益君把頭一歪道、何以見得、王政道、子英先生、昨晚對我說過、他見你一個人住在旅館、十分不安當、他宅裏還有兩間空房子、可以讓你住、租錢可不必算。

天風小說刊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六日(第一〇七號)

社會
長篇

洛河血腥錄

(四)

蓮食著

懷玉道、這個當然的、你和志明、沒有問題、我和德椿總得挨一頓毒棍、我爲保全永福、你和志明三人、就挨一頓打、我心上也是願意、德椿道、既是挨棍子、我事願馬上就去受刑、似這樣挨延時間、我身上好似負一筆債未還、那時刻刻担、實在難過、懷玉道、黃主任沒有回來、有什麼法子、四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天色已黑、懷玉道、我看今天這個時候、不來叫我們、大概這一頓棍子、寄在身上、等明天再受用、德椿道、這個比什麼都難過、我今夜是一定睡不着、連着見德椿說得可憐、安慰道、你不用着急、我有個辦法、明天黃主任要如何處罰你們時、我和志明也一同上去、願受罰受罰、比方他要罰你們二位、每人罰五十軍棍、我和志明、願聯帶關係、每人分担二十五軍棍、德椿道、這如何使得、懷玉道、如此說好、也許他們因爲我們四人、願同受罰、處罰或可轉致減輕、彼此既如此議定、不必再聚在一起、免得別人見了生疑、等到副官處來傳我們時、我叫人通知你們、四人談完散去、那晚過了一夜、副官處並沒有派人來傳、直到第二日下午、黃主任才叫人來單傳懷玉上去、德椿見單叫懷玉上去、坐在宿舍裏、心卜惴惴、不曉得吉凶如何、幸而過了一點多鐘、懷玉回來、面帶笑容、對德椿道、我們又可以苟安兩三天了、

清代武俠

軼聞

曲肱齋

口橫掃蘇杭太常天國軍之可將軍丈六飛索鐵流星(二十一) 追隨祖士雅聞聲而起、而瀏利渾脫、不減當年公孫大娘之舞劍也、石獸察弓之舉動、知其爲非常人也、乃處以上客之列、遷居於別墅之小齋、解衣以華服、只供肥甘、不復以惡草具進、雖巧處之自若也、無偶促態、無矜驕容、如是者殆三年、丐一日忽請辭去、石苦留之、詰以何往、丐曰、君我施叔也、敢以告、昨仰觀天象、太白犯牛斗、煞星臨翼、

軼之野、不久桂林象郡地、兵必起、從此天下多事、大丈夫安能衣錦食肥、營我久居乎此、行將投筆從戎、仗策軍門、步漢終軍而後、當往南粵王以歸、飛而食肉、竟封萬里侯、石壯其語、曰、豪哉、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因置酒饒行、饋以黃金三百、曰、囊金樂肥馬、聊以壯英雄行色、丐慨然受之、曰、古云大德不言謝、今持此語以贈公子、向石長揖、掉臂策馬而去、越五六年、消息杳然、石以爲丐非遠出檢閱、浪游黑水白山間、即嘆爲貂裘敝、黃白物空、蘇秦還是舊蘇秦耳、惟自丐去、石家道漸落、